

水仙大師 *Narcissus Quagliata* (一)

周渝珠，高雄捷運公司公共藝術策劃人

家庭起源

水仙大師 (*Narcissus Quagliata*) 出生于 1942 年二次大戰時的意大利首都羅馬。他父母的結合有如『童話故事』般的開始：父親來自羅馬，歐戰爆發時因為堅決反對墨索里尼而逃亡到美國，邂逅了在紐約出生富裕的意裔美女；一個是被「獨立女性的風姿」所吸引，一個是對高大英俊的「反法西斯戰士」而傾心，于是『美人英雄』展開了扣人心弦的戀情，很快地結成連理。母親婚後立即隨著夫婿返回羅馬，滿心以為會投身參與多姿多彩的地下工作，為自由民主奮鬥抗戰，卻不料極端保守的意大利人，根本不允許女人參與任何男人的事，又加上英挺的夫婿對婚姻的忠實有另外的看法，羅馬的親友更認為忍耐寬容是女人自古應有的責任，有教養的女人不應該為丈夫的外遇而大驚小怪。童話故事似乎很經不起現實考驗，天主教從一而終的教義更是掙不斷的枷鎖。幸好不久長子路易出世，聰穎出眾相貌過人，父親欣喜之餘便安靜了一陣子，但不久便故態復萌。母親再度懷孕，卻終日獨守空房，百感交集之餘，不禁羨慕希臘神話中的美少年，因顧影自憐而感動了神祇將他變成水仙花，從此解脫了人間癡情的輪迴。母親就是在這樣的心境下替尚未出生的孩子命名：水仙 (*Narcissus*)。

童年生活

水仙和哥哥路易的童年，就是在父母感情的不睦與雙方親友爭執中，來回往返于羅馬及紐約，在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衝激下度過。出類拔粹的路易終於使得兩家暫時取得共識，父母也再度回到羅馬，齊心教育培養兒子。果然不負眾望，路易順利進入哈佛大學並很快地取

得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，然後平步青雲地成了意大利國家鋼鐵公司副總裁。但是弟弟水仙卻選擇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。

自幼就熱愛藝術的水仙，在青少年時期便跟隨了當時義大利最有名的超現實(Surrealist) 藝術家 *Georgio DeChirico* 學習作畫，這也是他逃避家中永無休止冷戰熱門最好的藉口。每有假期當全家在南意島上渡假時，他便獨自在湛藍的地中海中潛游(如圖一)。如果藝術是水仙心靈深處的避風港，海洋則是啟發他靈感的匯聚所、擁抱他精神與創作的心靈居所。每當孤獨無助的時候，他的心就會向海洋伸手(如圖二)，彷彿祈求海洋之神分一點包容的智慧給他。水仙相信生命起源于海洋，是西方文明，特別是環繞地中海國家的文化搖籃；西方文藝精神的真髓也涵孕于海洋。



圖一 『潛水』 *Diving*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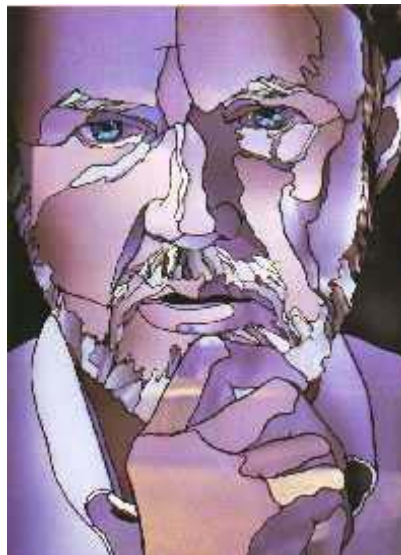
圖二 『海洋中的手』 *Hand in Ocean*

教育經歷

1961年，十九歲的水仙告訴父母他要去舊金山藝術學院就讀，並且已經存了足夠替自己買一張赴美國西岸船票的錢，但希望父母能贊助他在美國就學一年的學費，大約一千五百美元，並且保證從此以後再也不會向父母伸手了。父親震怒，認為全世界沒有比意大利更有藝術氣息，兒子竟要去沒有文化的美國學藝術，太過份了！母親卻認為美國很有文化，比令人窒息的意大利好多了，只是希望兒子去她娘家附近的紐約大都會就讀，而不是去嬉皮之鄉的三藩市。但是水仙堅決不願再繼續地被捲入父母永無休止的爭戰中，於是帶著空空行囊，提了裝著畫具的小箱子一人上了船。父母看到兒子執意堅決，只好趕來碼頭送行，還想規勸兒子回心轉意，直到汽笛吹促送行人下船時，父親才轉身遲疑地從口袋掏出一千美元交給他，水仙說，這是他父親這輩子送給他唯一的也是最珍貴的禮物。從此水仙便脫離了家人，開始走上了自己獨立而漫長但無怨無悔的藝術人生。

初期藝術生涯

水仙在舊金山藝術學院半工半讀，1966年獲得藝術學士學位。在1968年獲得碩士學位後，他便領先嘗試使用玻璃為創作的主要媒材（如圖三）。



圖三 以玻璃創作的人物肖像

他深厚紮實的人物素描與水彩畫根基，使得他一開始使用玻璃作畫便立即脫穎而出，成為畫廊與經紀人的寵兒，有了接不完的工作，皆是來自金融界鉅子及影歌明星，唯有他們才付得起昂貴的設計製作與安裝的費用。有一位土地開發商，還用一塊面海背山有林有木的土地來交換一幅他的玻璃畫，讓水仙無限欣喜又能擁抱接近海洋；他在那塊土地上，斬荊伐木親自動手，蓋起了第一幢屬於他自己的畫室。替富人畫像雖然暫時解決了從事藝術者最常面對的財務壓力問題，但是卻加重水仙內心的感觸：金錢與權力，貧窮與罪惡，人間矛盾與困擾，七情六慾的糾結，等等，使得他重新向心靈深處作進一步的探討，也讓他對被社會遺棄的流浪漢與最無依無助的底層人民與弱勢族群，作仔細的觀察與研究。水仙感到社會的不平與鬥爭就像集中營的鐵刺網，勾住解脫不了的靈魂，讓人無休無止地輪迴（如圖四『詛咒

的悲慘』 *Condemned Misery* 》這時正值越戰如火如荼的進行中，東西文化因越戰而在美國本土衝激迴盪，三藩市更成為反戰人士與崇尚回歸自然的嬉皮們所聚集的首都。水仙因而首度接觸到了佛教徒與和尚，開始了他潛研佛經與盤坐靜思的習慣。

這兩幅『燃燒的和尚』 (*Burning Monk 1, 2* 圖五) 充分寫出了當時年青水仙的心境。這不只僅僅是一個信仰的鬥爭，這更是一個藝術家對自己價值觀的審思，對自己傳統文化與生長背景的解析，對自己所追求的目標與理想作檢

討。當一個人，特別是一個感性敏銳的藝術家，在這樣赤裸裸地面對自己的時候，誠實自然會變得無情，坦率也必然痛苦。更還有那人間重重盤牽的關係，難理難解也難分難纏。也許選擇自焚的和尚還走得比較輕鬆容易，也許心靈必須燒成灰燼之後才能浴火重生，也許這是每一個「從事藝術者」 (*Art worker*) 要想突破自己所必經的心路歷程吧，也許只有真正能對自己誠實而突破，才有資格成為真正的「藝術家」 (*artist*) ！



圖四

Condemned Misery

圖五

Burning Monk 1, 2

公共藝術

水仙希望透過藝術來傳達他對人生的看法，覺得朝『公共藝術』的領域發展才比較有價值，于是他想到如果將玻璃藝術與建築結合，但不只是像傳統教堂的『鑲嵌玻璃窗』(Stained Glass Windows) 主題局限在宗教上，而是將藝術帶到人們聚集的地方，該有意義多了，這就是到了 90 年代大家熟稱的「建築藝術玻璃」(Architectural Art Glass, AAG)，水仙應是最早推動 AAG 的藝術家之一。他決定將海邊的房子畫室出售，搬回灣區，在舊金山隔海對面勞工大眾與黑人聚居的城市「橡地」(Oakland) 購置了一間倉庫，改裝成畫室住家，重新又入世地回到人間來體念大眾人民的脈動。但是理想雖美好，現實卻無法完全如願配合。首先，他現在要面對的不只是單純的個人收藏者了，而是建築師、統包商、開發商、政府官員，等等，他期望得到的「委託工作」(commissions) 也不太理想，但不管它是停車場或發電廠，是醫院或教堂，他都只好欣然接受，但是最難的到不是降格地尋找工作，而是自己必須兼作行銷員去拉生意、談合約，當藝術家兼商業人 (businessman)，倒是始料未及的，同時也發現自己有點低估了現實商場上的專業性了。個人經濟漸漸陷入困境，水仙必須再重新檢討自己了！不替有錢人畫肖像的決定，就是拒絕接受穩賺錢的委託工作，顯然有點不太實際，也會讓畫廊與經紀人抵制重新出發的「新水仙」；這幅『星星後面的人』(圖六 *Man behind the Stars*) 繪出了水仙當時的無奈與困境，彷彿一下子由燈光交集的舞臺上被雷電霹到黑暗的邊緣。但水仙想通了，對現實低頭並不等於放棄理想，退一步海闊天空。水仙展開雙臂與全美甚至於全世界各種不同的玻璃藝術家合作、交流、講習，也同時展開了他對玻璃藝術與新科技大膽的嘗試與實驗，新水仙敞開了胸懷之後就更上一層，作品也提昇到一個新的新境界。



圖六 *Man behind the Stars*

進入 1990's 年代，各國的博物館及藝術館又再度開始收藏他的作品，例如美國國家博物館 (Smithsonian Institute)、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(Metropolitan Museum)、墨西哥現代藝術館 (Franz Mayer Museum)、橫濱市博物館 (Yokohama City Museum) ... 等，都有他的作品。博物館、收藏家與經紀人開始敬稱他為『水仙大師』 *Maestro Quagliata*。

『入夜的門戶』(圖七 *Gateway into Night*) 是他 90 年代中期的代表作。這幅巨畫(48x120 英尺)，不只是尺寸大，更是採用了他獨創一格交融。畫中的含意也超越了單純黑白分明的兩極人性之分，而帶領觀眾走向更深沉內涵的世界去探索。的『光彩畫法』(Light Painting)。到了 90 年代，水仙大師已能將玻璃掌握的有如水彩顏料般的自如，藝術家讚嘆它的作品有如「冰火交融」。畫中的涵義也超越了單純黑白分明的兩極人性之分，而帶領觀眾走向更深沉內涵的世界去探索。

- 未完。待續 -



圖七 *Gateway into Night*



(下文將會為讀者介紹水仙大師的
經典作品、構思手稿、技術等等)